

Net and Books

网络与书

记忆有一座 New Palace of Memory 宫殿



13

www.netandbooks.com
网络与书编辑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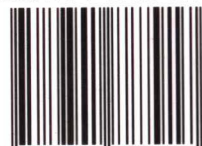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出版社

在阅读的森林里摸索前行，需要热情
在摸索中不致迷失方向，需要主张



Net and Books
阅读的热情与主张

ISBN 978-7-80188-791-7



9 787801 887917 >

定价：38.00元

上架建议：综合类


记忆有一座宫殿

New Palace of Memory

网络与书编辑部

13

Net and Books

 现代出版社

我不时怀念一下超级玛丽

文—郝明义

1986年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买了一台红白两色相间的机器回家。

本来是要送给孩子的，但马上成了我自己的玩具。

我迷上的游戏叫作“超级玛丽”。

◎

不玩游戏机的人，怎么也想不通那到底有什么好玩。

当时还是八进制的游戏，电视荧幕上所显示的不过是一个虽然有一定的轮廓，但形象并不那么清

楚的人物。但是这个能跑跑跳跳，喜欢追逐金币，爱吃蘑菇，能吞金星的马利，却让你着迷似的，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想的就是回家。或者，回家之后再怎么疲累，也要打开机器，希望能把过关的功夫锻炼一番。

当时的机器，没有储存游戏记忆的功能。所以你没法在昨天停机的地方接续玩下去，相对地，每天你打开机器，都要从第一关的第一个动作做起。

◎

玩游戏机，想要一关关前进，需要具备的条件有三：一，闪躲陷阱的技巧；二，足以承受攻击的生命力；三，可以还击魔头的武器。

当“咚咚咚咚”的开机音乐一响，马利开始蹦蹦跳跳地往前跃进，你不断在练习的，就是这三件事。而最终目的，当然是一关一关地攻破，直到击垮守在最后一关的超级魔王。

◎

从某一方面来说，游戏机迷人的，在于满足你渴望知道未来的需求。

再往前走，是什么样的光景？会增加什么样的武功？会碰上什么样的敌人？



人生，也不过是反复问这几个问题。但时间永远把你制约，你没法加速打开那个卷轴，没法加速知道未来。

但是游戏机则不然。时间在你手上，看你要把游戏加速展开到什么程度都可以。看你要反复玩到什么程度。

所以，你下了班之后就会守在那里，玩到家人跟你抗议，他们逐渐入睡，四邻全都安静，然后，你在漆黑的屋子里，一直玩到窗外的天色又开始泛白。

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快速体会未来如何展现的游戏。

◎

可是，从更多的方面来说，游戏机也是一个有关记忆的游戏。

当然，最粗浅地说，你怎么练习过关斩将，这本身就是在锻炼你的记忆。记忆如何跳过那个悬崖，如何多拿一些金币，如何多吃一些蘑菇。

◎

但远不止于此。

前面险阻比较简单，你自己的本领也比较简单的时候，每当你生命用尽，力竭而死，就不得不重新开机，开始一段新的记忆。

玩到后面，自己本领比较高了，关卡的难度也更高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你主动中断自己的记忆，希望自己从头来过。

在企图具备“闪躲陷阱的技巧”、“足以承受攻击的生命力”、“可以还击魔头的武器”这三个条件的前进中，你总会不时惋惜地发现，这多么难以兼顾。有时候多吃了金币，却少吃了蘑菇；有时候金币和蘑菇都吃得

饱饱的，但是脚下一个不小心，掉进了悬崖，减少自己的生命次数。

你总是才刚记得不要犯那个错误，却又犯了另一个错误。

你惋惜。所以干脆重新开机，擦掉这一次记忆，让自己有机会重来一次，让自己有一次更美满的发展。

真实的生命没法让你如此奢侈。游戏机可以。

◎

后来，你段数更高了。在深夜黑暗的屋子里，你让自己陷在那张懒骨头座垫里，看着荧幕上的光影闪动，很多动作已经有点反射性的作用。你一路跳跃、闪躲、攻击，大部分都是两只手的事情。

很像是开车吧。

开在你熟悉的公路上，你的思绪开始飘飘荡荡地。

也许是荧幕上那个光影某个漂亮的蹲身，也许是刚才挨到的一记攻击，让你浮现起心头的某个记忆。

也许纯粹是一个不相干的画面硬生生地挤入。

你坐在荧幕对面，在深深的夜里，可以让许许多多记忆在你身边浮动。

这是一个面对自己记忆的时刻。

你几乎以为这是打坐的事情了。

◎

我没有玩网络游戏的习惯。

相较之下，网络游戏太复杂也太摹拟人生了。摹拟到让我觉得何不集中精神去玩人生这个游戏的本尊。

所以我不时怀念一下超级玛丽。

黑黑的屋子里，你在练习自己的记忆，面对自己的记忆，思考如何处置自己的记忆。 ■



CONTENTS

目录

封面图像创作—满脑袋 / 封面摄影—吴柔克

- 4 From Rex 我不时怀念一下超级玛丽 郝明义

方位1

- 8 记忆载体的演化 王志弘
- 16 数字记忆的美丽与哀愁 Dr. Bh
- 20 爱情忠实记录器 夏绿蒂
- 22 记忆之宫 郝明义·图像创作—满脑袋
- 32 西方心像记忆法的摘要 郝明义
- 34 史上超强记忆达人 叶原宏
- 36 记忆→预测=智慧 洪兰
——活化你的脑!
- 如何提高MQ? 蔡志忠
- 45 为何会感觉“似曾相识”? 洪兰
- 46 记忆最远到哪里? 洪启嵩
——从前世今生谈起
- 52 Maps 编辑部



方位2

- 60 超越时间的永恒画面 吴继文
- 68 Memory …… 编辑部
记忆临帖 余德慧

方位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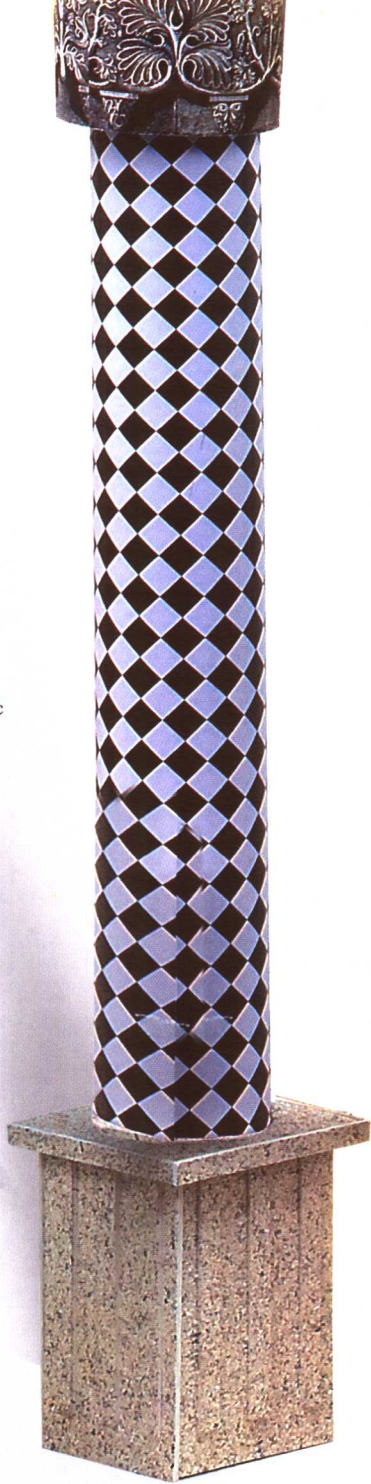
- 88 [小说] 记忆蜉蝣 骆以军
92 怀旧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沈懿颖
96 我是一个记忆夹心人 汤祯兆
100 电影中的“瞬间” 黄建宏
104 科幻电影的记忆告解 张草
106 清醒与昏迷之间 裴元领
110 生活中的记忆触礁 John & Joven
112 笑忘强记大跃进! 庄琬华

方位4

- 114 时光、梦与自我 李宇宙·绘图-50cc
122 往事可堪/不堪回首
——心理咨询师室的记忆与遗忘 黄龙杰
126 无法记得的痛苦与
重新记得的困难 左邯陌

方位5

- 132 是历史，还是神话? 王明珂
——族群的记忆
138 1965年日记三则 查诒
140 1:99的SARS集体回忆 潘国灵
142 为一颗飞球振臂呐喊 蓝嘉俊
144 关于记忆与失忆的50本书



01 记忆载体的演化

记忆不再理所当然发自内心深处。外部化与自动化的记忆载体，俨然成为自我之外的另一个我，以其精确客观的宣称，冷然与我们凝视对望。

文—王志弘

试想某些勾引回忆的片刻：偶然寻到尘封的日记本或周记簿、突然听到富有纪念意义的旋律、众人一起翻阅照相簿或浏览数码相机的图片、一枚戒指、一部电影、一张名片、空气中的某种湿度和气味，还有某个看似熟悉的身影……

诸多记忆的线索，繁复多样的心绪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：记忆不只是心灵的回响，而是与诱发记忆的外界事象互动的结果。物件、声音、景象、气味，乃至人物，无不埋藏了让记忆发芽的种子，甚至经常形成可以称为“记忆装置”的特殊机制，以其记录和引发记忆的特殊功用，成为人体大脑之外的“记忆载体”：语言文字导向的命名、史册、日志、传记和打字机，声音韵律导向的诗词歌曲和戏剧，结合声光影像的摄影机、录音机、电脑档案，乃至日新月异的数字通讯器材。

技术与社会的记忆中介

这些记忆载体的发明和流行，透露了人类记忆是受到各种技术中介的复杂社会过程。西方心灵哲学曾经辩论：是否换了大脑，便如同掉换了记忆和意识内容，因此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？换言之，脑海的意识或记忆内容，决定了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身份。那么，如果记忆可以储存于人体之外，或者必须与外在于我的“记忆载体”互动，那么何谓“人”和“自我”的定义，就必然会受到这些随时代和社会发展演变的记忆载体深刻影响，从以身体为边界的狭隘界定，转化为超越人体界线，与技术装置和社会关



系共存的复杂样态。

随着记忆的技术从书写文字演变为机械装置、视觉摄影和数字记录，以及社会关系从封建贵族社会，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，我们可以期待受到技术与社会中介的记忆和自我会不断改变，但这种改变并非单纯的线性进展，后来的记忆载体完全取代先前的装置，而是一种不断叠加拼组的状态。譬如，并非摄影机出现之后，就完全以机械复制的影像取代了手工书写的文字，反而是文字以新样态镶嵌在新技术脉络之中。

不过，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几个记忆载体变化的趋势，牵涉的不仅是技术装置与记录的特质，还有记忆与自我的关系，以及为何要记忆，为谁而记忆等涉及社会效益的课题。

记忆载体的外部化与抽象符号化

自从最初的文字或表意符号发明以来，人类记忆就已经开始转向心灵与身体外部，并经常呈现为一套抽象符号系统。这种外部化看似理所当然，大幅增进了人类记忆的强度和延续性：明确的文字书写取代了不可靠的人脑。但至少在西方哲学里，这立即引发了怀疑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，实在世界是由人的理性和永恒不变的完满观念组成的，而我们感官认知到的世界里的具体事象，只是这些观念的不完美摹本；至于描绘这些具体事象的绘画、戏剧，乃至文字作品，更只是摹本的摹本，距离真实和完美更为遥远。或者，如当代法国学者德里达（Derrida）指出的，西方思想执守语音中心主义（phonocentrism），亦即认为口说的语言或声音直接通达了说话者的意识或本意，而任何文字书写只是次级的、可能错误的转译。原初的说话者（例如上帝），与记录和传递话语（记忆）的经文史册，似乎有着必然的差距偏移。

不过，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事例，证明那外部化或客体化的记忆载体，经常反而成为至高的准绳，施加于千差万别的众生喧哗之上。任何教条化的圣典，或是神圣化的史籍经文，都不再只是圣人话语的次级记录，而是变成一种圣物，铭刻着不容置疑的历史和记忆。

顺带一提，以文字为范例的记忆外部化过程，也经常是个标准化历程。多重易变的口音，在方块象形字或拼音字母组合的文字化过程里逐渐归于一致，暂时而骚乱的音调，凝结成为固定的视觉图形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兼并，各地的方言也渐次统一为民族语言或“国语”。印刷术、打字机，以迄电脑的发明，以标准化的字体消弭了个性化的手写文字，更是模糊了任何私人亲密痕迹。

然而，只要人生依然多变，生命各自不同，抽象化与标准化的符号载体，依然能够拼组成为特殊的私密记忆，寄托彰显自我独特性的情感。当电脑字体益形多样，除了标楷、细明和中黑，还有诸多模拟手书文字的字型出现时，更显示追求个性的欲望依然顽强。

见证的政治：感官提升与精确复制的记忆装置

近代以来的记录技术进展，尤其是照相机和摄影机的发明和普及化，宣告了感官敏锐度更为提升的记忆时代来临，或者说，我们对于“精确复制”的期待随之高涨。“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”：看似无须人



力干预，自动将镜头前景象完全记录于底片的摄影技术，诱引我们相信照片影像“此曾在”的证据效力，同时也因为能够如此精密精准地记录时移事往的片刻，而激化了时间流逝的敏感性。如此便展开了另一个记忆时代：见证的政治。见证自己与家人的成长分合（家庭摄影仪式和相簿的出现）、见证历史性的时刻（新闻摄影的出现及壮大）、见证犯罪事实（全面视觉监控的时代），乃至于见证自己的行迹（用摄影写日记，旅行时不可或缺的到此一游证据）……

精确复制的记忆似乎不容分说。那因为淡忘和遗忘所必须经历的反复寻思，以及回忆若假似真的游移犹豫空间，全都压缩殆尽。见证和“直击”的快感取代了悠悠思量的乐趣和审慎，也让我们忘了“眼见不必然为真”、“生命无法精确复制”的智慧。

这些影音记忆载体日益价廉、缩小且方便携行，记录供回忆的影像时，其方便百十倍于过去以文字刻画的障碍（文盲、耗时和贮存的障碍）。我们可以想见，这是个随时可以制作记忆，记忆大量膨胀的时代。然而，当记忆随手可得，四处患漫，过去赋予记忆或承载记忆之物件的那种珍惜心情，可能也冲淡到清水般透明无味了。那么，如果人类尚依赖记忆来自我界定和反思，记忆的泛滥又意味了怎样的人类生存状态呢？

从神圣到世俗：庶民记忆的时代？

大量生产而价廉普及的记忆载体，在大幅产制记忆素材的同时，也冲破了由上层阶级把持的记录装置。刊载集体智慧结晶的书册，不再度藏于僧院或贵族堡垒禁地；日记与传记的写作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擅；绘制与拍摄传世的肖像，成为寻常人家负担得起的生活惯习。如本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所言，大量印刷与机械复制消蚀了艺术作品的灵光（aura）。因为价昂、难得和独特而烘托出来的非比寻常和神圣性，随着廉价的机械产制而沦落人间，平凡无奇。

若把持神圣纪录的圣器是操弄权力的要素，那么解除神魅的庶民记忆，必然会翻转主导性的权力关系。

记忆是门好生意：商品化的记忆载体

普及的记忆载体是门好生意。当新兴载体出现及庶民记忆时代来临，处理记忆装置和素材便成为庞大的产业：从照相摄影器材、底片和相簿，到照相馆与冲印店，从电脑周边产品与耗材，到各种行动通讯传输器具。不断推陈出新的即时记录装置与记忆加工程序，吊诡地在增添记忆和记忆载体数量的同时，缩短了记忆载体的寿命。不仅时新款式勾起的消费欲望，使得旧记忆载体本身很快就沦为史迹，各种内建的废弃设计（使用年限）以及革新的硬体规格（新的储存装置，新的光碟格式及档案容量需求），也让记忆载体的迅速陈旧，成为持续牟取利润的利基。我们持续更新各种新式记忆装置，但那些登载于“过时”记忆载体的回忆，也就纷纷投入填不满的失忆深渊，永难召回（试想：当前所有销毁实体文件，转存于光碟等数字存取装置的记录，在光碟失效及百年后的技术发展条件下，应该如何转译或恢复？）

在资本主义时期，记忆本身也是商品，或者，必须附着于商品或透过商品消费来生产记忆。发散的记



忆经常凝聚于物件上，这便搭配上作为商品的物的逻辑。我们不仅借由拥有和收藏物件来保留不忍逝去的记忆，也透过商品来自我定位，界定生命的意义。“怀旧”记忆转化为怀旧商品，当推陈出新不足以诱发欲望，一九八〇年代风格或五年级生复古风，便补上临门一脚。我们被铭刻了象征意义的物品包围，循着商品化的节庆活动体验人生。于是，若不寻索这些已然是生活不可或缺一环的商品经验，还真找不回属于自己的记忆。

无所不在的自动记忆与出乎意料的回忆

记忆载体不仅机械化，也自动化了。无须刻意操作，不必亲自选择，自有许多电子装置忠诚不懈地记录你我的经历，并常在你意料之外突然现身，质问我们自身的大脑记忆。提款机交易、刷卡消费、电子收银机、监视录影机、自动答录机、电脑网页进出登录、电子公路收费、水电账单、通讯记录、卫星导航系统……这些记忆载体时常在我们无所知觉、未经同意的状况下记录生活轨迹。然后，有那么一天，收到了附带测速照片的罚单、逾期未缴的信用卡账单，或是指证顺手牵羊犯行的监视录影带，要求我们认可其不容辩驳的“客观存在”，方才惊觉，记忆载体同时是个监控言行与规范秩序的庞大系统：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
当记录和回忆都不是自我的意志，而是自动机械的功能与执法者或商家的意图时，这是否已达到“自我记忆”的疏离异化，乃至“非我之我”充斥的境地？

非我之我：记忆的异化与他者化

法国学者布希亚（Baudrillard）曾经指出了符号（或影像）与真实（Real）之间关系的四个历史阶段：1.影像是基本现实的反映（Reflection）；2.影像遮掩且扭曲了基本现实；3.影像遮掩了基本现实的缺席（Absence）；4.影像与任何现实都毫无关系：影像只是自身的纯粹拟仿物（Simulacrum）。

我们或许可以挪用这个观点，来了解记忆载体与记忆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技术中介的记忆和自我的关系。到底是否存在由记忆所确认的自我实体（记忆反映了自我意识的现实），或者记忆总是夹杂了刻意遗忘和改换更替（记忆扭曲了真实的自我经历），或者召唤记忆其实是要构筑已经缺席的自我（记忆掩盖自我的空乏），或是如布希亚认定的，当今是个记忆与自我经验脱钩的时代，记忆成为自在自存的残片累积，经由无所不在的自动记忆载体，四处散播，甚且成为抹消自我意识、对抗主体意志，那令人百口莫辩的“证据”？或者，在不断萌生的记忆欲望中，暴涨的记忆影像淹没或消融了人类经验本身？

我们是否已经从因担忧忘记而尝试记忆，到达了记忆就是为了不断忘却以腾出记忆空间，以及完全与自我回忆无关的记忆世代？然而，巨细靡遗的记忆会是压垮现实自我的负担。记忆终究必须有所选择，适度遗忘是记忆的必要条件。选择记忆和遗忘什么，正是我们界定自身独特性的要务。 ■

本文作者为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专任副教授



is MastersVoice



The Gramophone Company

02

数字记忆的美丽与哀愁

当脑中的记忆与知识都被数字化浪潮淹没，我们还能对这透过位元组表示的人生留下多少感动？

文—Dr. Bh

或许，从“Computer”老是被翻译成普罗大众所熟知的“电脑”而非“计算机”这件事看来，冥冥中早已暗示了每个现代人的脑袋瓜子，终将或多或少地被这些外表硬邦邦冷冰冰、内部却因为风扇不够力而热烘烘的怪盒子所取代。只要想像一下当你的电脑硬碟全毁，刹时间大脑也仿佛被怪手硬生生挖掉一大块的那种痛楚之感，你就会惊觉，你脑中记忆被新兴数字科技替换的程度有多么严重。

数字科技重塑记忆模式

理论上，电脑的组成硬体可以粗略地依照其功能分为三大部分——中央处理器（CPU），记忆体（Memory），以及输入／输出装置（I/O Devices）。中央处理器负责的是算术／逻辑，诸如加减乘除等等。记忆体的用途则是载入运算时所需的资料，凡是要利用中央处理器进行计算的资料，都必须先被载入到记忆体中。至于输入／输出装置，则是使用者对电脑下达指令及接收执行结果的界面，大家所熟悉的键盘／鼠标／荧幕／打印机皆属此类。

如果把计算机和我们的大脑结构进行对照，中央处理器和记忆体分别对应了大脑的计算及记忆功能，输入／输出界面对应的则是感知与表达能力。以资讯科技目前水准来评估，可以发现最容易被电脑所取代的，其实是天赋的记忆与计算能力。姑且先不论电脑在计算能力上的优势，光是数字记忆技术的普及与进步，就已经全面地重塑了你我对天赋记忆能力的仰赖程度与使用模式。

广义的数字记忆装置，并不只是电脑主机板上插着的绿色记忆体晶片组，而是形形色色的科技产品大集合。无论是电脑所使用的软盘、磁带、硬盘、光碟、随身碟，数字相机与DV必备的各式记忆卡，或甚至PDA与手机里用来储存行事历与电话簿的内建记忆体，都象征着数字储存设备的洪流早已漫天盖地而来。

随着制造技术与材料科学的进步，数字记忆装置的资料储存量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倍增，装置本身的重量与体积却以惊人的速度在缩小与精致化。在许多五六年级电脑玩家的记忆里，当年靠着一叠厚厚的磁碟片拷贝资料的拙样，一直是让自诩走在科技尖端的这些人不堪回首的尴尬回忆。反观今日，一张邮票大的记忆卡，就足以储存十几年前上百部标准386电脑所有硬盘里的资料。数字记忆装置凭借着庞大的资料量、便于保存且不失真，以及容易交换及携带等优点，早已经像便利商店一样，成为你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►【摄影】记忆延伸到影像。

